

张笑天文集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24

张笑天文集

永乐大帝（下）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笑天文集. 第 24 卷/张笑天著.-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6. 8
ISBN 7-206-05094-8

I. 张… II. 张… III. ①张笑天-文集②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17. 2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06074 号

张笑天文集(21-30 卷)

著 者:张笑天

责任编辑:郭美英

封面设计:尹怀远 为 民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发行热线:0431-85378038

印 刷: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 插 页:6

总印张:199.5

总字数:5000 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7-206-05094-8

版 次: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3000 册

总定价:66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紫綽帶雨晚來急
野渡無人舟自橫

此詩乃錄李忠物詩三句丙戌夏





吉林省第七届文代会上致开幕词，2001年12月5日。



与李前宽在澳门宾馆（中联办宾馆）大堂，2006年4月。



为写《朝鲜战争》（小记三八线往事），我与省长洪虎夫妇早成了朋友，这都源于对其父洪学智将军的采访，这是在洪虎家中，听他唱了卡拉OK后合影。



荣获中国优秀电影艺术家称号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蔷登门祝贺，并代表省委再奖励，笑得够灿烂。时在2006年1月25日。



2003年在吉隆坡酒店打保龄球。



在香港电影节开幕式上，与音乐家、主持人居文沛共同进入“星光大道”入场。
(居文沛是国民党文老居正后人)

第四十七章

流放再度改为杀头，是皇上杀人，还是燕王操刀？她身上既有女人的温馨体贴，也有男子汉的侠肝义胆，皇后才愿意她成为皇上的红粉知己。铁与鼎石结合，国之柱石也。兵临城下，朱棣先礼后兵，不奏效，则变为先小人后君子，反正他不想当周公。父皇神主牌位摆上城楼，朱棣不敢炮轰，他还没到不要祖宗的地步。

玄武门客栈客房陆续熄灯了，寒冷的冬天，人们都不大出去，早早钻进被窝。景展翼却没睡，她有心事，下午，有一个店小二传来一个口信，让她晚上单独到内城紫冠胡同去，说有一个大善人要见她，说到时候有轿子来接她。她的心怦怦直跳，猜想一定是父亲叫她去，她不想让孟泉林在场，父女俩才好放开谈。

她穿上厚厚的棉装，对桂儿说：“孟师傅回房休息了，不会再过来了，你困了就睡吧，我一会就回来。”

桂儿跳下地，也急忙穿衣服，要跟她去。

景展翼说：“你不要跟我去。店家既然说，只准我一个人去见这个大善人，我想这善人必定不想见别人。我猜想，很可能是我父亲，我也正想找机会再见他一面呢，有别人在场，总是不方便。”

这样一说，桂儿就不好再跟了。不一会，店小二进来点手叫她，景展翼走了出去，果见有一乘暖轿停在客店院子里。

店小二提着灯笼在前导引，小轿把景展翼送到了内城紫冠胡同一户黑门楼人家门口。店小二敲门后，有一个青衣小帽的人探出头来，这人正是朱棣的随侍太监李谦，还有一个穿官服的，是纪纲。

李谦打量景展翼一眼说：“小姐来了？请进吧。”

景展翼问：“你家老爷到底是哪一位呀？”

纪纲说：“小姐进去就知道了。”

店小二问：“我在这等小姐吗？”

李谦塞给他一点钱，说：“不用等，一会我家老爷会用大轿把她送回去的。”

店小二答应一声自去。

景展翼随便打量一眼小院，发现房顶上、树上、角落里，到处都有黑衣人蹲伏着，如临大敌。

当纪纲和李谦引着景展翼步入灯烛明亮的上房客厅时，她惊疑地发现，坐在上面的竟是朱棣，这可真是冤家路窄。她站在门口愣了一下，转身就走。

但纪纲挡住了她的去路。

景展翼扬起眉毛说：“怎么，光天化日之下，要绑架人吗？”

朱棣笑着说：“小姐也太把我朱棣说得不堪了，你是我请都请不到的贵客，岂敢怠慢，快，快看座。”

反正走不了，景展翼索性走过去，大大方方地坐下，心想，

看你要玩什么花样。

屋子里暖烘烘的，李谦又把很旺的炭火盆移到她脚下。

纪纲和李谦看着小太监上了茶和点心后，带人下去，带上门。

朱棣很是感叹，他充满感情地说：“真是山不转水转啊，想不到我又见到小姐芳颜了。就在我到贵府去下聘礼之时，听说小姐自尽了，我从来没有这么伤痛过，我想，你不会不知道，我还为你而发疯，成了传遍天下的奇闻。”

景展翼虽然听过这样的传闻，却一点都没动过心，所以淡然说：“我可承担不起。”

朱棣说：“我也太痴情了，早知你是假死，是金蝉脱壳，我又何必为你疯癫？但我也并不后悔，值得。就是事隔这么久，情知这是你的烟幕，但我仍然高兴，你毕竟还好好地活在人间。”

景展翼说她假死和朱棣假疯可不一样，她假死是他逼的。

朱棣说，这可不对了。当初答应进燕王府，是小姐的允诺，他既未动硬的也没使手段。

景展翼反驳了他，逼柳如烟退婚，逼他改换门庭到燕王府去当幕僚，控制在朱棣手中，这还不是手段吗？

朱棣始终不生气，他说：“说真的，这是我太想与小姐结缘了，更想借重令尊大人。今天重逢，也是一种缘分，咱不说这些不愉快的往事了，好不好？”

景展翼处之漠然，心想，你我之间还会有什么愉快的话题吗？

朱棣站起来，从案上拿起一个画轴，打开，正是当年景展翼画的群马图。他说：“小姐你看，你送我的这幅群马图，我一直珍藏在身边，常拿出来看看。我总觉得，你的画里含着万马奔腾、马到成功的寓意。”

景展翼冷笑，说朱棣并没仔细看，领头的那匹马，腕上有残

疾，景展翼说，别得意，迟早会马失前蹄的。

朱棣认真看了一眼画，他说：“小姐真会开玩笑，我怎么看不出来。”

停了一下，朱棣诚恳地说：今天单独约见小姐，并无歹意，他知道景展翼流落北平，又不敢回老宅子去住；时间久了，难免衣食匮乏，他是要帮她一点忙的，并无别的意思。

景展翼恍然明白了，他们欠的客店钱原来是朱棣代付的。她这样反问后，朱棣笑嘻嘻地承认了，他说这正是他讨好小姐的好机会呀，他岂能放过？

景展翼不得不承认朱棣的厉害，在这茫茫的人海中，他能找到自己。

朱棣说：“我不但能找到你，还能侦知你的一举一动，你在酒楼里如何与父亲见面，还有，与你同来的那位，是几次想对我行刺而没得手的孟大侠。我还知道，你收留了一个哑女，你到处在求医问药，想给她治病，你的心地好善良，也不能不感动我。”

景展翼说：“我并不佩服你的神通，你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吧？”

朱棣笑了：“这可是说反了。应当说，是你有事来求我。你想给哑女治病，又碰上一个贪财黑心的和尚，你不是拿不出银子吗？我想帮你。”

景展翼说：“不会平白无故地发善心吧？”

朱棣说：“你也太把我朱棣看扁了。我是真心诚意帮你。”他声称不附带任何条件。

景展翼也不客气，她说：“那把银子拿来吧，我该回去了。”

朱棣一挥手，李谦真的托了个大方盘上来，上面罗了好几层银錠。他说：“你自己拿回去，我不放心。一会我派人送你回去。”

景展翼却又后悔了，钱，对朱棣不是粪土吗？她问：“你到

底要干什么？你不说明白，这银子我不能拿。”

朱棣说：“你父亲在我这里，是我的谋士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就看你父亲的面子，我也该这样做吧？”

这一说，景展翼又怒火中烧了，她说：“你坑害了我父亲，陷他于不忠不义，使他无颜见天下读书人，你比杀了他还让他难过，你知道吗？”

朱棣说：“你这可是颠倒乾坤了，你父亲本来是一副铮铮铁骨，岂肯降我？都是皇上听信奸臣谗言，赶尽杀绝，要诛灭你家三族，他的处境与本藩一样，是逼上梁山，他难道还能回去受死吗？”

景展翼说：“后来皇上开恩了……”

朱棣打断她说：“我给小姐看一样东西。”他拿出一张纸，说：“这是朝廷的邸报，我也刚刚得到，你看吧，皇上又反悔了，已令云南都督赶赴边陲流放地，将你家三族二百余口尽行斩决。这里还特别提到你，要各府县官府缉拿你归案呢。”

景展翼接过来一看，头轰的一声，不由得眼睛发直了。

二

景展翼走后，桂儿越想越不放心，还是敲门叫起了孟泉林，一五一十地说了。孟泉林一听就急了，问明了地点，马上出发，他生怕有闪失。

背一口大刀的孟泉林此时是一袭夜行衣，戴面罩，外面只露出一双眼睛，他在店小二引领下，沿着街市房檐下轻步疾行，躲避着街上巡逻的马步兵。

来到紫冠胡同豪宅门口，店小二在黑门楼前站住，说：“就是这里了。”

孟泉林塞给他一点钱说：“你回去吧，没你的事了。”店小二

走后，孟泉林一纵，上了门楼，但几乎同时，房上十几条黑影站起来，相继向他射箭，羽箭嗖嗖地在他身前身后飞过，孟泉林大惊，忙伏倒在门楼斜瓦坡上。剑矢仍不断射来，打在瓦上震耳地爆响着。

稍顷，他刚想跳进院子，有两队骑兵从胡同口两侧飞奔而来，也向他栖身的门楼发箭。

听见外面的呐喊声、脚步声、发箭声、格斗声，朱棣对景展翼说：“你那位大侠来救你了，他今天可占不到任何便宜，你最好告诉他一声，别白送了性命。”

景展翼也明白，朱棣早防着这一手了，她怕孟泉林吃亏，便真的走了出去。

院子里，星空下，房上房下到处是人，景展翼看不到孟泉林的影子，便向空中大声说：“孟师傅，你回去吧，我没事，一会就回去。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，这里是很危险的。”

孟泉林听见了，也料想朱棣不会害她，现在寡不敌众，只得跳上院墙逃走，蹑到墙角，又遇追兵，他抽刀在墙上一顿乱砍，好歹把拦劫的人打下墙去，他趁追兵未到，急忙飞上邻家屋顶，才得以逃脱。

朱棣来到景展翼身后，说：“你不能说服这位孟大侠吗？我可以放他一马，与他化干戈为玉帛，如何？何必苦苦地追杀我呢？”

景展翼说：“人各有志，我怕我无法说服他。”

朱棣说他愿资助银两，帮她治好哑女，这都是小事一桩，他今天特地到外面来见景展翼，是有更重要的事。

这景展翼倒没想到，她问是什么事？

朱棣说景展翼现在处境不妙，处于被朝廷追杀之中，不如到燕王府里来暂避风头，与她父亲厮守在一起，也可尽尽孝心。试想，她家几百口亲人，除了她和父亲，还有人吗？

景展翼眼含泪水，她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恨谁好了。可她也不愿寄人篱下，更想不到谋反的燕王府避难。

朱棣笑了：“你一个女孩家，不必想这么多。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肯到燕王府来。”

景展翼没有接话。

朱棣说：“你怕旧事重提，怕我再说纳你为妃的事，这事我过去鲁莽了，我向你保证，只要你不愿意，我决不相强，如何？”

景展翼说：“我若不答应进府，你是不是就不答应借我银子了？”

朱棣哈哈笑道：“你也太把我说得一文不值了。这是两回事，银子尽管用，哑女的病尽管治，你什么时候想好了，想到府里来都行，不想来，你提出个地方，我派兵护送。”

景展翼说：“我和父亲一起离开北平，你也答应吗？”

朱棣说：“你太得寸进尺了，你父亲不同于你，他现在是我的谋臣，一天都离不开，白沟河之战，他出谋划策建了奇功。当初我留下你父亲不杀，抱定宁可白养一个徐庶，我都不放他走，现在靠他运筹帷幄，我怎能放他呢？何况，离开我，他就不安全了，那我不是害了他吗？”

景展翼无话可说了。

三

马皇后是经过缜密思考，才背着皇上与方行子晤面的。她把方行子请到坤宁宫，面带笑容地招待方行子，她让宫女罗列了很多好吃的点心、水果。方行子有点奇怪，今天马娘娘怎么这么客气呀？她不由得想起了在坤宁宫洗浴后礼送她出官的旧事，不禁提高了警惕。

马皇后是从关心皇上身心的角度切入话题的，她说：“你常

在皇上身边，他近来是不是很焦心很烦躁啊？”

方行子说：“可不是，国事不靖，燕军未灭……”她突然警觉起来，马上说，“皇后怎么问我？皇上有话，还不都跟娘娘说呀。”

“那倒是。”马皇后说，“可他也没跟我说过当皇上有意思没意思的话呀。”

方行子一下子不自在起来，这是朱允炆与她私下里单独谈过的话题，马皇后怎么会知道？她偷偷斜了马皇后一眼，带有解释地说：“皇上苦恼了，有时也跟小太监们说呀。”意思是说，即使皇上与她有过交流，也属平常事。

“那不一样，”马皇后说，“我看得出来，他很喜欢你……”这话有点渐露端倪、单刀直入了。

方行子觉得来者不善了，吓得站了起来：“娘娘……”

马皇后笑吟吟地又把她拉坐到身边，又不像有恶意。她说：“你我都是女人，彼此还感觉不到什么吗？那次，我把你送出宫去，皇上好几天茶饭无心，还微服出宫，跑到你府上去了，名义上是替宫斗请回师傅，究竟有什么微妙，其实你我都心照不宣。”

方行子的心咚咚乱跳，她这是什么意思？也许是试探。方行子马上解释地说：“皇后多心了，其实皇上也没有……况且我是何等样人，敢有非分之想。”

马皇后说：“这也不算上非分之想，皇上喜欢你，也是不奇怪的，我冷眼观察，你身上既有女人的温馨体贴，也有男子汉的侠肝义胆，敢作敢为，我好多天一直犹豫着，早就想找你说了。那天他捧东珠，撕群虎图时，后来你给皇上按太阳穴，我就在台阶下，你们的谈话我都听到了……”

方行子又惊得站了起来，她说：“马娘娘不要再说下去了。我今天就出宫去。”她以为马皇后不能容忍，是逐她出宫了。

马皇后也站了起来，拉着方行子的手，在她手背上拍着说：

“你正说反了。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但没想赶你出宫，反倒是要你长久地留下来。”

方行子不敢相信，半信半疑地打量着她，琢磨着这话的真实含义。

马皇后说：“你不相信吗？这是我的真心话。”

方行子故意说：“怎么可能长留宫中？等到我七老八十老态龙钟时，既当不成侍卫了，也当不成小皇子的师傅了，留我有用吗？”

马皇后的话显得很亲切，她说：“你这丫头别尽跟我打岔，你会不懂我的意思吗？皇上难得有个红粉知己，有你在跟前，他每天能开心，能多笑几声，这都是令我欣慰的。我一点嫉妒的心思都没有，行子姑娘，你能答应我吗？”

方行子很感动地望了她一会，心里又酸又甜。所谓长留宫中，说穿了，当然就是纳为妃子。她不用再戒备，她明白，马皇后是一片真情，出于心疼皇上，她也应当大度，容得了皇上的意中人。

方行子很认真地说：“谢谢娘娘。我敬重你，像你这样宽宏大量的皇后，恐怕不多见。不过，我真的不能长留宫中。”

马皇后很感意外，问她这是为什么？在她想来，方行子当是求之不得的呀。

方行子说深宫不是她的归宿，她也不想当皇妃。

马皇后怔了一下，问：“这么说，你心中另有别人吗？”

方行子一笑，含混其词地说：“也许吧。”

马皇后便不好再说什么了，她很觉失落。

四

转眼已是满眼翠绿的夏季。